



文化中国行

好山好水有好茶

茶

新甘肃·甘肃日报记者 党慧

春茶

“春茶自始开，色味甘新气芬馥……”宋代诗人李复在诗中，以寥寥数语，便将春茶的美妙刻画得入木三分。每当谈及品茶、采茶，人们的思绪总会不由自主地飘向烟柳画桥、风帘翠幕的烟雨江南。在大众的认知里，茶仿佛是江南水乡的专属。那温婉秀丽的景致与采茶的画面相互映衬，和谐而美好。

然而，许多人并不知道，在甘肃的陇南市，隐藏着一片中国北方极为难得的高海拔优质茶叶最佳适生区域——文县碧口镇马家山村。这里山水相依，云雾缭绕，因地理位置独特，生态环境优越，所产茶叶香气天成，独具特色，是名副其实的绿色产品。

春日的暖阳如灵动的精灵，在枝头俏皮地跳跃，洒下金色的光影；温柔春风似轻柔的手，带来丝丝惬意。而在葱郁的茶园里，嫩绿的茶芽也按捺不住蓬勃的生机，欢快地探出了尖尖脑袋，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仿佛在召唤着采茶人奔赴这场春日之约。

我多次去过陇南，却每次都与茶村失之交臂。这份错过，成了我心中的遗憾。惊蛰已过，春的气息愈发浓郁，看着朋友圈里春意盎然的浪漫景致，决定要将这次期待已久的寻茶之旅提上日程，不再让这份遗憾延续。

趁着周末闲暇，我踏上了探访茶园的旅程。动车抵达武都便和好友会合，结伴前往马家山村，感受这份藏在山水间的独特浪漫。坐在疾驰的车里，窗外的景色恰似一场盛大的花事。一路上，迎春花、桃花、山茶花每一朵花都像是怀揣着使命，在墙角、溪边、坡地，铆足了劲儿绽放，它们一树接着一树，一片连着一片，即便是路边仅有的一两棵桃树，那绽放的花朵也足够吸引人们的目光，点亮整个春天。

因为一碗茶 爱上一座城

□ 张海龙

当清晨的第一缕曙光洒向大地，黄河水在微光中闪耀着粼粼波光，它从遥远的星宿海浩浩荡荡奔腾而来，一路气势磅礴，汹涌穿过刘家峡幽深狭窄、两岸峭壁对峙的峡谷，震耳的涛声在山谷间回荡；流经炎锅峡时，平静的河面在阳光照耀下宛如一面巨大的镜子，倒映着岸边的山峦与天空；再奔腾至八盘峡，湍急的水流拍打着礁石，溅起层层白色的水花。远处的高山巍峨耸立，仿佛是大地的巨人，威严地逼迫着黄河。但黄河毫不畏惧，它以排山倒海之势奋力劈开大山，历经亿万年的冲刷与侵蚀，硬生生切割出一线纵贯的兰州谷地。

这种独特的地貌，让兰州拥有了爽利通透的城市气质。依山傍水间，兰州的茶文化也别具一格。人们坐在黄河边的茶馆里，品着三泡台，看河水悠悠流淌，感受着河风的轻抚，茶香、水汽与人间烟火交融在一起，诉说着这座城市的岁月故事。

在兰州，茶，不只是简单的饮品，它更

是一个引子，牵出了一个丰富多元的“体系”。就拿一盏三泡台甜茶来说，选料极为讲究。茶叶选用云南春尖，那是云南茶农精心采摘的春日鲜嫩芽尖，带着西南地区独特的山水灵气；再搭配上杭州菊花，杭州西湖边的菊花以其清新雅致闻名，为茶汤增添了一抹淡雅的芬芳；福建桂圆，桂圆肉质饱满，甜蜜醇厚，给甜茶带来丝丝甜润；新疆葡萄干，新疆充足的日照让葡萄颗粒饱满，晾晒成干后，甜香四溢，为甜茶注入别样风味；甘肃临泽小枣，临泽小枣皮薄肉厚，枣香浓郁，是甜茶中不可或缺的甘甜来源；还有广西冰糖，其清甜纯净，让整杯甜茶的口感更加圆润。茶味香而不清算一般，香而不甜为苦茶，甜而不活是俗品，只有鲜、爽、活、甘俱全方为佳品。

三泡台的历史渊源可追溯至盛唐时期。其茶具由茶盖、茶碗、茶托三部分组成，故而得名“三泡台”，又被称为“盖碗茶”。茶盖小巧精致，盖在碗口，既能防尘保温，喝茶时，用茶盖轻轻刮沫，然后小口啜饮；茶碗质地细腻，圆润敞口，用来盛装茶叶与滚烫的开水，茶汤色泽鲜艳，清香怡人；茶座稳稳托住茶碗，其形如碟，碟心有圆坑，恰好能让茶碗底部契合其中，不仅放置平稳，就算茶汤不慎溢出，也能被茶座承接，不至于弄脏衣物。它不仅是实用的饮茶器具，更是凝聚着兰州地域文化与智慧的象征，承载着兰州人对茶文化的独特理解与传承，在悠悠茶香中，见证着岁月的流转与生活的变迁。

而这一盏馥郁茶香的三泡台里，却藏着独特的“交流密码”。兰州，这座承载着千年历史风云的重镇，素有“西北旱码头”之称，从古至今，成为水陆两路纵横交错的关键枢纽。滔滔黄河水奔腾而过，古老的渡口见证了无数船只的往来穿梭，南来北往的商客汇聚于此，他们不仅带来了各地琳琅满目的奇珍异宝，更带来了各具特色的物产，让兰州成为多元文化的汇聚之地。

而就在这交融汇聚的独特氛围中，一盏看似普通却又韵味无穷的三泡台宛如一

个神奇的容器，集齐了来自五湖四海的精华，又似一个精巧的文化交流窗口。隋唐大运河开通后，南北交流的繁华胜景都浓缩其中。它无声地诉说着往昔的商贸传奇，见证着不同地域文化的相互碰撞与深度交融，承载着兰州这座城市在历史长河中独特而厚重的文化记忆，成为兰州本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也让每一个品尝它的人，都能在这馥郁茶香中，感受到岁月的沉淀与文化的力量。

当再次回到兰州，品完那盏甜茶，轻轻

立起茶盖，静静等着亲朋添水，在这片刻的宁静里，感受着惬意时光与醇厚乡情，兰州城独特的魅力与深厚的文化底蕴，也都融入这一杯茶中，令人沉醉不已。

大约一个半小时后，到达文县碧口镇。从石沟进入后，汽车在云遮雾绕的山路上来回蜿蜒盘旋，那路如一条灵动的绸带，引领着我们深入这方绿色天地。不一会儿，车辆已轻快地驶入马家山村的乡间小路。

马家山的春天，宛如一幅天然的山水画卷。抬眼望去，天空湛蓝如宝石，高远而清澈，棉花糖般的云团悠然飘荡其中，与漫山遍野翠绿的茶树相互映衬。田野间一片静谧祥和，微风轻柔拂过，裹挟着丝丝缕缕淡雅的茶芳茗香，萦绕在鼻尖，纯粹而又沁人心脾。

车快行至山顶时，一潭池水吸引我们停车驻足。只见池水微波荡漾，沿着水边建有景观亭、小拱桥，人行步道，周边是翠绿的茶园，风景宜人。翠绿的茶园，黛绿、豆绿、墨绿、深绿的森林，构成层次分明的山野，茶乡风光尽收眼底。

看到眼前妙不可言的风景，我们决定步行前往茶园。沿着蜿蜒的山路前行约三十分钟后，视野渐渐被漫山遍野的茶树填满。历经一整个冬天的蛰伏与蓄积，棵棵茶树仿若汲取了天地间的灵气、沐浴了日月的精华，焕发出勃勃生机。无数叶芽从枝干间冒出，像是一个个骄傲的小精灵，肆意舒展着身姿。它们绿得夺目，尖得俏皮，嫩得惹人怜爱，细细的绒毛从蓬勃的茶树上轻轻地翘立起来，在微风中翩然舞蹈，仿佛诉说着春的故事，又似是迎接每一位到访的客人。

远眺，茶树像是大地精心雕琢的绿色绒毯，层层叠叠，顺着山势起伏，一直绵延至天际。阳光透过薄薄的云层，温柔地洒在茶叶上，叶尖的露珠闪烁着细碎的光芒，宛如无数颗晶莹的珍珠。近看，株株茶树似天然盆景，置身其中，弥漫着新茶的芬芳飘然而至，令人心醉。

环视四周，连绵起伏的丘陵地貌犹如大地泛起的绿色波浪，从山脚向山顶层层铺展。此时，茶园里已热闹起来，采茶的姑娘们身着鲜艳的服饰，戴着斗笠、背着竹篓，穿梭在线条分明的茶树间，她们的欢声笑语，与山间清脆的鸟鸣声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一曲美妙的春日乐章。

沿着茶园小径往里走，一条条山溪蜿蜒而过。溪水清澈见底，潺潺流淌的溪水宛如灵动的音符，演奏着大自然的乐章。而在茶园的高处，还有一些形态各异的岩石点缀其中。有的岩石突兀而立，像是大自然的守护者；有的则层层叠叠，宛如岁月书写的史书。这些岩石历经风雨侵蚀，表面布满了岁月的痕迹，它们与茶树相依相伴，见证了茶园的变迁与发展，为这片茶园增添了几分古朴与厚重。

行至茶园深处，我们邂逅了一位面带质朴笑容的茶农，名叫刘清武，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浅浅的纹路，却藏不住眼中对茶园的深情。他热情得好似久别重逢的老友，快步走进一旁的简易茶棚，不一会儿，便端出一杯冒着袅袅热气的香茗。

我接过茶杯，只见茶汤色明亮嫩绿，如春日新发的嫩叶，清澈得能映照出我的面容。它们绿得夺目，尖得俏皮，嫩得惹人怜爱，细细的绒毛从蓬勃的茶树上轻轻地翘立起来，在微风中翩然舞蹈，仿佛诉说着春的故事，又似是迎接每一位到访的客人。

随后，他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述茶叶的采摘与制作过程。他抬手比划着：“采摘茶叶讲究可多了，得趁天刚蒙蒙亮，露水还挂在叶尖的时候就上山。采茶人得用指尖轻轻捏住那鲜嫩的一芽一叶，动作要快、要准，就像在跟茶叶说悄悄话，生怕惊扰了它们。”

谈到制作工艺，他的神情变得格外专注：“从杀青、揉捻到干燥，每一步都得掌握好火候和力度。杀青的时候，那大铁锅里

的温度要刚刚好，茶叶在里头翻滚跳跃，就像一群小精灵在跳舞，可不能有一丝马虎，不然这茶的香气和口感可就全毁了。揉捻的时候，轻重缓急都有门道，得把茶叶的细胞揉破，让茶汁溢出来，这样泡出来的茶才够味儿。干燥也有讲究，得用文火慢慢烘，把茶叶里多余的水分都赶跑，留下最纯粹的茶香。”

听着他的讲述，我深深感受到茶农们对这片土地炽热的爱与敬畏，每一寸土地、每一片茶叶，都承载着他们的心血与希望。他们坚守着代代相传的传统制茶工艺，就像守护着一份珍贵的宝藏，让这份茶香在岁月的长河中绵延不绝。

品过香茗，听完故事，不知不觉间已近暮色，来到茶园的观景台上，极目远眺，整个马家山村在暮色笼罩下别有一番风情。

自古香茗出深山，好山好水出好茶。文县碧口位于西秦岭山地和岷山山系的交会地带，与大部分北方地区严寒的冬季不同，即使到了冬天，文县的最低气温仍在摄氏零度左右，气候温润宜人，加上这里充沛的降雨量，在许多茶专家眼里，这里早就具备了产好茶的天然条件。特别是马家山、李子坝与碧峰沟等地，常年雨雾氤氲，宛如仙境，为茶树的生长营造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。

日影西斜，余晖为茶园勾勒出一层暖黄的轮廓。不知不觉间，一天的时光已悄然流逝。当我转身，缓缓踏上归程，鞋底轻轻摩挲着湿润的泥土，那细腻的触感从脚底传回，仿佛是茶园温柔的挽留。回首望向那片茶园，我知道，在我离去的这一刻，一颗关于茶的种子已悄然在心中种下。此后，无论时光如何匆匆流转，这充满诗意与生机的茶园，都将在记忆深处生根发芽、枝繁叶茂，成为我心中最美好的记忆。



春茶

陆羽与《茶经》

□ 周新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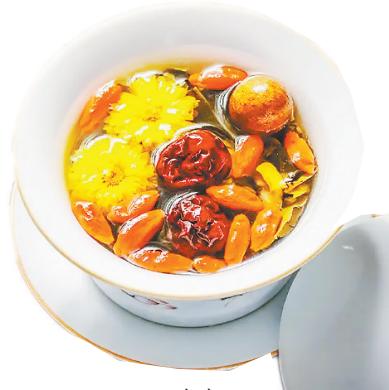
“茶者，南方之嘉木也。一尺、二尺乃至数十尺，其巴山峡川，两人合抱者，伐而掇之。其树如瓜芦，叶如槐子，花如白蔷薇，实如栟榈，蒂如丁香，根如胡桃。其字，或从草，或从木，或草木并……”唐代陆羽的《茶经》以此开篇，仅仅数语，就将茶的起源、形态特征以及“茶”字的渊源讲述得明明白白。这本仅七千来字的著作，却是世界上最早的茶书，涵盖茶学的各个领域，堪称茶道的百科全书。

陆羽，字鸿渐，自号桑苧翁，出生于唐复州竟陵，也就是如今的湖北天门，生活于唐玄宗开元到唐德宗贞元年间。他本是个弃婴，被僧人智积在寺庙收养。陆羽从小就喜爱诵读诗书，对佛事却毫无兴趣，13岁那年，他逃离寺院，隐姓埋名，成为一名伶师。大约从20岁开始，陆羽将目光投向茶学，此后几十年间，他踏遍大江南北，寻访天下名茶与优质泉水。唐肃宗上元元年，陆羽选择在苕溪，即现在的浙江吴兴隐居，闭门专注著书。

在苕溪居住的日子里，陆羽身着粗布短衣，脚蹬藤鞋，深入茶农家中，采摘茶叶、寻觅泉水，收获颇丰。他天生爱茶，用心钻研，最终写成《茶经》。这本书分为上中下三卷，包含源、具、造、器、煮、饮、事、出、略、图十节，分别对茶的种植生产、饮用方法、茶具使用、茶事典故、茶叶产地等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。《茶经》可以说是集唐以前茶学之大成，由此可见，中国古代茶学最晚在唐代中叶，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，从茶叶的采摘、制作、储存，到烹煮、品饮，都有严格且明确的规范。

《茶经》的诞生，标志着中国茶进入了全新的境界：从单纯的饮用转变为品饮，从普通的习惯、爱好，上升为一种修养与文化。陆羽率先倡导艺术性饮茶，创造了包括烤茶、选水、烹汤、陈列茶具、品饮等一系列的茶艺流程。他将精神融入茶事的每个环节，把饮茶当作提升品德、陶冶情操的途径。原本只是山野间普通植物的茶，从此摇身一变，成为承载精神内涵的饮品。

据史书记载，自从陆羽写成《茶经》，“于是茶道大行”，“天下益知饮茶矣”。宋代诗人梅尧臣也在诗中写道“自从陆羽生人间，人间相学事新茶”。陆羽去世后，唐朝人用瓷土烧制他的塑像，供奉在灶釜旁边，将他视作“茶神”。陆羽和他的《茶经》，就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中国千年茶文化的大门，影响深远，直至今日。



三泡台

一个神奇的容器，集齐了来自五湖四海的精华，又似一个精巧的文化交流窗口。隋唐大运河开通后，南北交流的繁华胜景都浓缩其中。它无声地诉说着往昔的商贸传奇，见证着不同地域文化的相互碰撞与深度交融，承载着兰州这座城市在历史长河中独特而厚重的文化记忆，成为兰州本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也让每一个品尝它的人，都能在这馥郁茶香中，感受到岁月的沉淀与文化的力量。

当再次回到兰州，品完那盏甜茶，轻轻立起茶盖，静静地等着亲朋添水，在这片刻的宁静里，感受着惬意时光与醇厚乡情，兰州城独特的魅力与深厚的文化底蕴，也都融入这一杯茶中，令人沉醉不已。



文县茶园 资料图